

# 文景

## CULTURAL REVIEW

2008年6月 总第**4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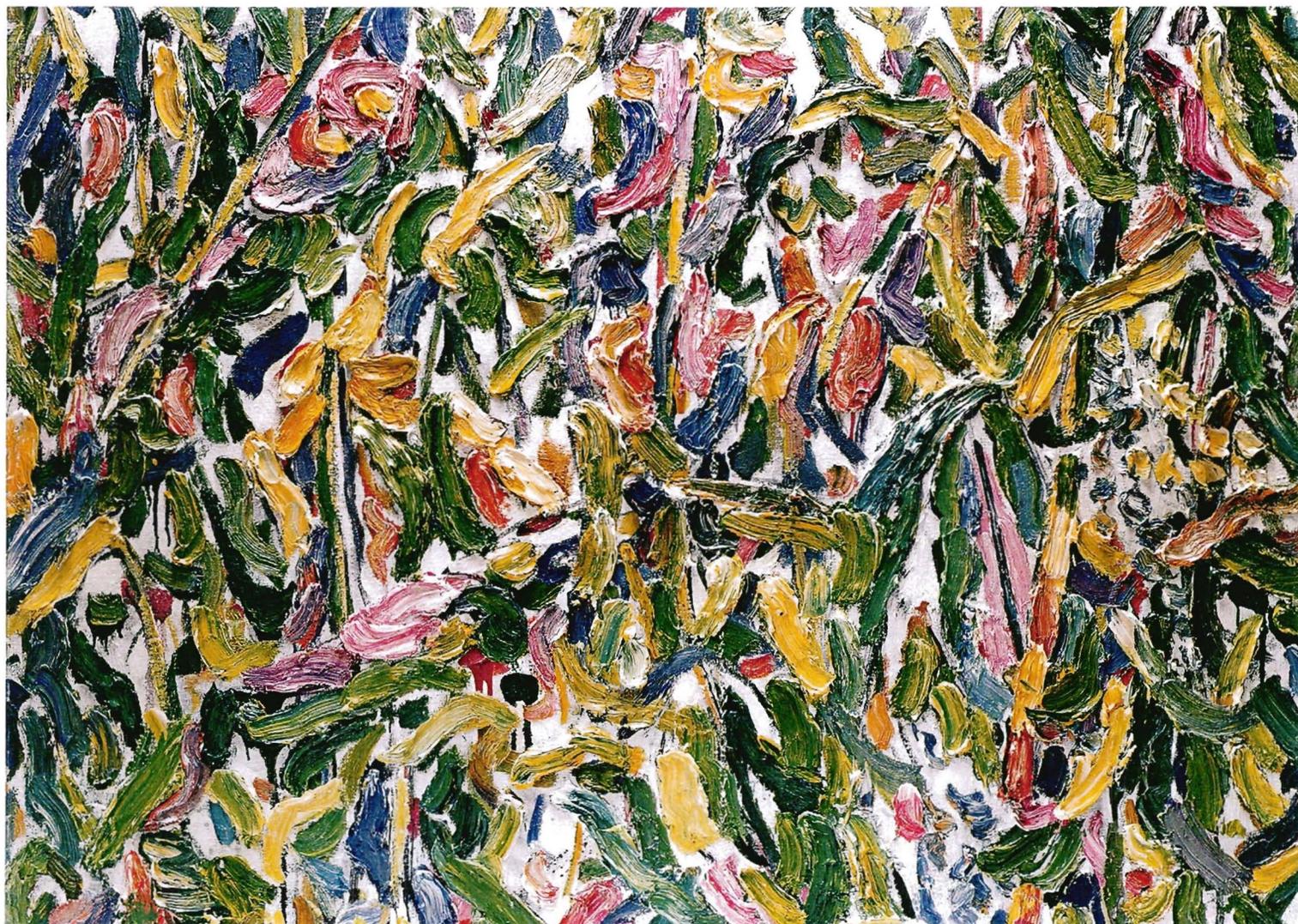
国内刊号 CN31-1933/G2 邮发代号：4-763

定价：15.00元

ISSN 1672-8793



9 771672 879089



在这一刻，我们的生命意识被激活  
时代的思者  
《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认真·宽厚·反思

# 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三十六计

在中西方文化交往中，三十六计先是被欧洲人介绍到西方，现在，又通过中国人的翻译回到了故乡，本书的出版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令人感动的一件事。

■ 王世洲 吕海英

## 《智谋》

[瑞士] 胜雅律 著  
袁志英 刘晓东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定价：58.00 元

说起计谋，中国人大多能想到三十六计，瞒天过海、借刀杀人、笑里藏刀、釜底抽薪……这些兵书计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孩子们看过关于它们的漫画，大人们将它们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小到家庭内部夫妻儿女，大到国际关系政治军事，三十六计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但是，三十六计在中国，自古以来基本上就只能算小农社会中一些实用性知识的“江湖小道”，反映的基本上还只能是人们通过口口相传得

以延续的智慧。在中国社会中，三十六计作为不成文兵书的名气虽然差不多可以赶上作为成文兵书的《孙子兵法》，但是，在我们看到胜雅律教授的《智谋》这部书之前，这些计谋还基本上处于分散零碎说法不一的状态。《智谋》一书的出版，不仅把在中国广泛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智慧瑰宝系统总结起来介绍给了全世界，而且从此建立起了一门得到各国学者热情研究的学问——现代智谋学。

《智谋》一书的德文原作者是胜雅律，德文名字叫 Harro von Senger，瑞士法学家、汉学家，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系和瑞士比较法学研究所教授，喜欢用弗莱堡的特产鱒鱼招待到访的中国学者。胜雅律先生原来的专业是法学，在上大学期间，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中文与法律作了很好的融合，写了题为《传统中国买卖合同专题研究》的博

士论文。大学毕业之后，他虽然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瑞士的律师，但是，他无法抗拒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吸引，毅然前来中国继续学习，先是在台湾，后来在 1975 年到了北京。由于当时的法律系不对外国人开放，因此他只能在北京大学的历史系进修。在这个过程中，胜雅律先生接触到了三十六计，并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计谋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对这方面的知识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智谋》这部书就是胜雅律先生对三十六计十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果。

这部书是自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以来，由外国人用外文撰写的介绍三十六计的第一本著作。胜雅律先生对本书的撰写十分严肃认真，对问题的探究十分彻底和完整，对三十六计的说明十分有趣和生动。即使在中国人中间，虽然知道三十六计的人很

多，但是，能够说全三十六计的恐怕不多，能够说对三十六计各计意思的更不多，能够知道最早记载三十六计的中国古代典籍是《南齐书》的恐怕只能是寥寥无几了。但是，胜雅律先生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细致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他从古今中外的各种军事、文学、历史书籍中精选出来的近千个例子，使这部洋洋近百万言的巨著，不仅贯穿着学究式细致的较真，而且还有着许多能够令人忍俊不禁或者掩卷深思的故事。难能可贵的还有，胜雅律先生在叙述中国的三十六计时，把相关的计策与世界各国文化中相同或者相似的智慧进行了归类 and 类比，使中外读者都更加容易理解其中的准确含义。

令人感慨的是，胜雅律先生在《智谋》一书中，首先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来为“计”这个词正名。这是一个重要的语义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在德语中，“计”这个词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包含了花招诡计的意思，虽然，在中文中，“计”仅仅含有中立的或者是褒义的意思。在德文的写作中，如果不慎把“计”这个词翻译成“List”或者“Raenke”，也就是诡计的意思，那么，不仅意思错了，而且对于初次接触三十六计的西方人来说，也容易产生误导。胜雅律先生匠心独运，成功使用了一个德语中很少用到的外来词“Strategeme”，把“计”翻译成“智谋”的意思，不仅保持了

“三十六计”本来在文化上的中性价值，而且恰当地提醒欧洲的读者们不要将“计谋”和“诡计”划上等号。在西方，由于宗教的禁忌，计谋总是和谎言、蒙骗同时存在的，胜雅律先生的正名，把蒙骗、谎言与计谋的意思做了重要的区分。他认为，“计谋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试图达到正常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这种正名，对于法治相对发达的西方社会有很大的用处。事实上，法律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是唯一的保护伞；面对仍然充斥在人际关系任何一个角落里的阴谋诡计，胜雅律先生对“计”的正名帮助西方人懂得，中国的计谋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帮助自己维护尊严或者达到正当的目的，三十六计可以使人在权利或物质的角逐中取得胜利，是一门非常实用的科学。

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胜雅律先生这部书中对每一个具体计谋的描述都非常规范。每一个计谋都是先列出计名，标出汉语和汉语拼音，接着是对每个汉字的解释，然后是意译，最后是对这个计谋中心内容及其应用场合的总结。比如，在第三计“借刀杀人”中，胜雅律先生就先指出：“借刀杀人，是借他人的手除掉某个对手。引人杀敌计。它的核心内容是利用间接的方法伤害某人，自己却不抛头露面。利用自己以外的人或事达到目的。借的刀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一种势力等等。”然后，胜雅律先

生就借助中国和外国的事例，对这个计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探究。他指出，“借刀杀人”这个计谋最早出现在一出明代的戏剧中。在分析这个计谋的应用部分，他使用了《圣经》中大卫借亚扪人的刀杀死了赫人乌利亚并夺取他的妻子的故事，以及二桃杀三士、勇敢的小裁缝和森林巨人、桓公筑坛埋名单、韦孝宽作歌杀明月、王熙凤和尤二姐的故事，乃至斯大林和德国人相互借刀杀人、容国团的胜利、与四人帮的斗争等等古今中外的事例。这种生动活泼的叙述方法，不仅对于缺乏计谋学背景的西方人，而且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是非常容易阅读，严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能够在阅读本书中引发深刻的思考，年轻的孩子们也能够在阅读本书中得到智慧的启迪。

胜雅律先生在把三十六计作为来自中国的智慧进行总结时，还做出了自己明显的贡献。他根据各计所要达到的重点，对三十六计进行了科学分类：

第一类：虚构类，是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而实施的计谋（如“无中生有”、“假痴不颠”、“树上开花”）。

第二类：掩饰类，是指用掩盖实际上存在的事实的方式而施行的计谋（如“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暗

度陈仓”、“笑里藏刀”）。

第三类：信息类，是指为了获取或告知对方未被发现的事实而实施的计谋（如“打草惊蛇”、“指桑骂槐”）。

第四类：趁机类，是指利用有利的事实或形势而施行的计谋（如“围魏救赵”、“以逸待劳”、“趁火打劫”、“顺手牵羊”、“擒贼擒王”、“混水摸鱼”）。

第五类：逃避类，是指为避开棘手的处境而实施的计谋（如“隔岸观火”、“李代桃僵”、“金蝉脱壳”、“走为上计”）。

第六类：混合类：采用以上各类中两个以上的方式而施行的计谋，比如说虚构和掩饰计共同应用。

在现实生活的发展中，第一、二类也可以合并称为蒙骗计，第三、四、五类也可以称为机灵计。胜雅律先生对三十六计所作的分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计谋意识，因为在遇到需要计谋的事件时，如果能够把这个事件和同一计策在更大范围内与过去所解决的事件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想出相应的计谋来，同时，也更容易看穿对方的计谋。

《智谋》这部书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德文原版再版了十七次，并被翻译为英、法、俄、荷等近十种外文文字。前德国联邦总理科尔

看了这部书以后，曾亲自写信给胜雅律先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有趣的是，与中国人认为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同，这位德国总理却认为“以逸待劳”是三十六计中最好的计谋。随着这部书的出版，国外引发了研究智谋学的热潮，各国学者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各界的人士对这部书都赞不绝口。胜雅律先生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接着写出了《计谋的艺术》、《管理三十六计》等书，而且还开始根据三十六计有针对性地研究“破计”的方法了。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神秘的，然而，西方人眼中的三十六计，通过胜雅律先生的《智谋》，却已经不再被误解为是纯粹的“谎言”和“诡计”等东西了，他们开始接受并学习中国的计谋，甚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实际运用这些计谋。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通过胜雅律先生的这部书，也可以系统地学习、欣赏和掌握这些源于故土的古老智慧和文化遗产。在中西方文化交往中，三十六计先是被欧洲人介绍到西方，现在，又通过中国人的翻译回到了故乡，本书的出版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令人感动的一件事。

应当指出，胜雅律先生虽然主要是根据中国的三十六计写出本书的，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仍然应当学习和研究他在写作本书时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胜雅律先生写作本书之前，中国的三十六计并不能被称为一门学问。在本书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胜雅律先生是如何体系严整地说计名、辨计音、明计意、叙计义，另一方面还可以兴趣盎然地徜徉在《圣经》、《论语》、《妙法莲花经》、格林童话、《三国演义》、《吕氏春秋》、狸猫换太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红楼梦》、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马基亚弗利、圆珠笔的发明，乃至苏军占领布拉格、联合国制止难民潮等故事之间，从而可以相当完整地学习和体会计谋在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类智慧。《智谋》这部书真正成为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关于计谋的大全书了。胜雅律先生不仅学习掌握了三十六计，而且发扬光大了三十六计，把计谋学从西方对东方阴谋诡计的认识误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之不仅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而且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对于那些珍爱中国民族传统思想成就的人来说，胜雅律先生的研究和成就也树立了一个如何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精华的光辉范例。

特别值得赞赏的还有本书的精湛翻译。《智谋》这部书是由袁志英、刘晓东等学者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的。袁志英、刘晓东等学者的翻译极其准确、极其精彩、极其生动，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极其艰苦、极其幸运、令人感动的。面对胜雅律先生使用的大量古今中外事例，这些翻译人员坚持“一定要查证原文”原则，译出了本书准确流畅优美文雅的中文，无论是谚语、俗语、古语，还是人名、地名、书名，本书的表述无不原汁原味，毫无生涩之感。当读者在“下卷译后记”中，看到译者如何没有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译成“如果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我会很高兴”，没有把《说苑》译成《园子里的谈话》，以及看到译者如何找到清末民初的文人王浚卿和他的著作《冷眼观》，如何在成都望江楼找到“露涤清音远，风吹故叶齐，声声似相接，各在一枝栖”这首诗歌的出处时，心中充满的一定不仅是对译者的衷心庆贺，而且还有对译者深深的敬意。

王世洲，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吕海英，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